

从审美范畴“崇高”来谈《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

王建清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对于法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是其浪漫文学创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从审美范畴“崇高”来深入探讨这两部作品,一方面是基于小说文本宏大叙事语言的“崇高感”;另一方面基于小说文本悲剧情节塑造的“崇高感”,由此来探讨这两部作品的崇高美。

关键词:审美范畴;崇高;宏大叙事;悲剧;小说情节

一、谈崇高

“崇高”是审美活动中的一种重要审美体验,也是我们在研究审美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溯源来看,整个“崇高”范畴发展脉络对于本文从“崇高”范畴的角度来谈《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十分有必要。

在叶朗先生主编的《美学原理》一书中,将审美范畴“优美”与“崇高”作为相对应或者略有相反之意的一组范畴来做对比阐述,在本书中谈到“优美”时,作者引用了很多古希腊的神庙和人体雕像来阐释优美,说到“古希腊的这种单纯、静穆、和谐的美,就是人们常说的优美”^①,进而将优美的审美特征概括为“完整、单纯、绝对的和谐。”^②作为与“优美”相对比的范畴“崇高”,作者认为崇高应该是超越“有限”达到一种“无限”的体验感,这种“无限”是超越囿于自我、时代、社会等环境时产生的一种由内心迸发出强大意志的一种深邃感。

而在整个西方美学理论当中,对于“崇高”的解读更加丰满,希腊作家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一书中对于文本中高尚和宏大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对于这些言语所引起的审美体验做出了阐释即为“崇高”感,“崇高”是自然的赋予,是一种“伟大心灵的回音”。^③英国人伯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深刻阐释了崇高,认为崇高和美是两组并列的范畴,并不是一种种属(包含)关系,他认为当一个对象所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对主体是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美的体验,而当一个对象所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对主体感受到危险或者恐惧时,这就不是是一种美感而是崇高感,所以崇高的体验是和恐惧、痛苦、危险等等感受联系在一起。关于康德对于“崇高”的讨论,认为崇高可以依赖于形式,也可以依赖于“非形式”,崇高感激起的想象力的运动,这种运动只能依托于理性认知或者理性观念,限于纯粹抽象

中。他认为有两种情况可以唤起崇高感,一种是数量的无限大,一种是力量的无限大,而这两种力量所引发的崇高感均应该是触发性观念所造成的。接下来便是黑格尔关于崇高的观点,与其主张的哲学核心观念“绝对理念”相关联,他认为“崇高的来源来自它所表现的内容即绝对实体。”^④“用来表现的形象就被所表现的内容消灭掉了,内容的表现同时也是对表现的否定,这就是崇高的特征”^⑤。他认为崇高的表达应该是有限表达无限,而在主体生活的现象界是没有任何一种形式可以来表达无限,所以崇高是不可能来源于实体现象界的。

本文主要还是依托“崇高”在理论界普遍的定义和特征来对雨果的这两部经典小说进行探讨。崇高是对象的巨大形式诸如数量的、力量的、无限的等唤醒人内在的无限和超绝的生命力,把感受到的生命升华到一个至高境界的体验。崇高的品质主要有痛苦、丑、恐怖、粗犷、无限、超绝、阳刚、壮美、雄浑、宏伟、博大、庄严、肃穆、神圣、圣洁、激烈、鼓舞等。

二、基于小说文本宏大叙事语言的“崇高感”

朗吉努斯曾表明,高尚和宏大的叙事语言能够给读者主体带来一种崇高感。在这两部小说中,雨果以深厚的语言表达功底以及叙事能力展现了在法国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幅宏伟壮观的图景。

在《巴黎圣母院》中,对于巴黎圣母院这座宏伟建筑的描述、克洛德主教对于爱丝梅拉达的另类“表白”叙述、隐修女阻止军警带走女儿爱丝梅拉达的描述等等。在《悲惨世界》中,米里埃主教在迪涅乡下对即将死去的议员的对话、米里埃主教原谅让·阿让偷盗自家银器的描述、出任蒙特勒伊市长的马德兰先生主动去自首的描写、对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对于圣安托万郊区那场“起义”斗争的生动描述、雅威尔警探最后被让·阿让伟大品行感动后囿于内心矛盾而跳河自尽的描述等。

在《巴黎圣母院》第三卷中开篇就对于圣母院进行了精彩文本描述,使人浮想联翩又肃然起敬,让人想到了那些世界上比肩于圣母院一样的伟大建筑,比如金字塔、帕台农神庙、罗马斗兽场、吴哥窟、万里长城等等,这种对于建筑的气势恢宏的语言表达无不在审美主体(文本阅读的主体)产生一种敬畏感,一种崇高的审美情绪。再来看看,克洛德主教对囚禁在地牢里的爱丝梅拉达进行炙热、疯狂、激烈、痴醉的另类“表白”：“我变得和你一样到处游荡。我在大门口守候你,在街角探察你,在钟楼张窥视你。每天晚上,我反躬自省,发现自己越发迷恋你,越发沮丧,越发中魔,越发堕落。……我目睹这种场面时,修士怀里藏着一把匕首,用来一下下割我的胸膛……”^⑥作者用了将近12页地篇幅来细致入微地阐述了主教对于爱丝梅拉达的这种爱恋甚至仰慕的情感的发端、深入、痴迷、癫狂、最终到达略显病态的境地,其中某些充满恐怖色彩的言语叙述更是让人感到一种毛骨悚然,这种语言表达给审美主体带来的夹杂着痛苦和恐怖的体验亦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体验,产生一种崇高感。

在《悲惨世界》中亦有不少宏大的叙事。在对于圣安托万郊区那场“起义”斗争的描述中,关于小加弗洛什临死前的最后那场战斗,这样写道“然而,有颗子弹比其他子弹瞄得更准,抑或更加阴险,终于击中了如磷火般忽隐忽现的孩子。……他倒下是为了站起来。他坐在地上,一股鲜血从脸上滴下,他举起双臂,眼睛望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又唱起歌来,……同一个手枪的第二颗子弹使歌声戛然而止。这一次,他脸朝地倒下,再也不能动了。”^⑦一个战斗的英灵倒在了这场追求理想与反抗命运的斗争中,文本叙述通过展现出一个唱着歌谣的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和倒在血泊中的革命者形象对比,突出展现除了这个小革命者超越自我而英勇就义的崇高形象。再如,在起义结束后,让·阿让最终以德报怨放走缉捕了自己的雅维尔警探,而让·阿让的德报怨最终击垮了维持雅维尔一生的价值观,在自己内心中让·阿让的“苦役犯”的标签和此时“品德高尚的救命恩人”标签太过于矛盾,让自己内心难以接受,最终跳河结束自己生命,文本写道“雅维尔凝视这黑暗的深渊,……他向塞纳河弯下腰,继而由挺起身,垂直地坠入黑暗中。只听见扑通一声。惟有黑暗才知道这消失在水中的黑影是这样挣扎的。”^⑧文本叙事中展现出来,他是难以接受自己的认知错误而结束自己,同时也是对自我的救赎,当自己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崩塌时,并未委身求全,而是以死明志,不得不说亦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很难不激起

读者的崇高感。

三、基于小说文本悲剧情节塑造的“崇高感”

悲剧在审美活动中也是重要的一个审美范畴,由悲剧所引发的美感叫做悲剧感。在古希腊悲剧只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戏剧的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并未上升审美活动领域来加以研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将悲剧限定在戏剧领域内,认为悲剧主人公应该和普通人类具有共性,这样悲剧才能引起共鸣;悲剧应该是不可抗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要引起任命的怜悯和恐惧。在黑格尔这里,悲剧的内涵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悲剧的结局是悲惨、消极、否定性的,但是悲剧背后所揭示的结果或者意义必定是积极肯定的,只有在表面否定的事件揭示出积极昂扬的具有肯定意义的悲惨事件才具有悲剧审美性。综上所述,不局限于戏剧领域内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悲剧,仅仅只能够引起怜悯情绪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悲剧,亦即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只具备表面形式否定而没有结果肯定意义的悲剧,是不具备悲剧感的。只有在表面形式否定而所揭示的结果具备巨大的昂扬的积极力量的那种悲剧,才具备悲剧感,而这种带有沉痛感的向下纵深的挖掘间接地彰显了崇高的审美特征即昂扬、严肃、庄严、肃穆、激烈、鼓舞等,在这个层面上,崇高和悲剧是具备共性的,或者说,悲剧延伸出一种崇高美。

在《巴黎圣母院》叙事情节中,最后卡西莫多将克洛德主教推下圣母院致死带着自己爱慕的爱丝梅拉达的尸体逃走了,最后与世长眠。这个叙事情节是一个令人可歌可泣,无限惋惜的否定,其背后揭示了结果的正义、主人公卡西莫多对爱丝梅拉达至死不渝的伟岸形象,令审美主体感受到一种大快人心和昂扬上进的情绪,这就是小说悲剧情节塑造的崇高感。

在《悲惨世界》中,芳蒂娜性情纯洁,但是被所爱之人欺骗,独自一个人艰难地养育女儿珂赛特,自己囿于社会偏见和道德谴责,不得不把自己女儿寄养在蒙费梅一家客栈的奸恶老板家庭里,自己后来也因为被诬陷,走头无路,沦为娼妓,最终在马德兰市长照顾下死亡了。关于芳蒂娜之死地情节叙事,让审美主体感受到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在那个社会道德伦理下是不允许一个女人未婚先育,那是不洁的象征,加之自己容貌姣好、单纯善良就更容易遭到邪恶之人的迫害,所以,最后她在对女儿的思念中郁郁寡终。这出悲剧,让审美主体感受到在悲剧形式上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在结果上激起了审美主体对于改变这个丑恶社会的激昂情绪,对于芳蒂娜伟大母性精神的敬仰,彰显出一种激烈宏伟的崇高情绪。

此外,个人与命运之间的激烈抗争,形成的命运悲剧,更是崇高感的重要体现。在《悲惨世界》中让·阿让的角色与俄狄浦斯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因为偷一块面包被判刑19年,出狱后被米里埃主教感化,从此做一个善良的人,但命运却容不得,之后的一生中都在被雅维尔警探追捕,在成为马德兰市长后又主动自首,一路抚养珂赛特长大成人,在无数次濒临绝境中化险成夷,最后让珂赛特和马利尤斯成婚后,自己也去世了。他和自己的命运一直在抗衡,最后马利尤斯和珂赛特也原谅了他最初的不善的行为,看似是个圆满结局,但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他即使做了那么多好事,秉持正义善良、虔心助人、渡己化人,也得不到社会的公正对待,也洗脱不了自己是个罪犯的标签。在关于让·阿让的叙事情节中,他与命运的抗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但揭示出其伟岸的人格形象,激起审美主体对于那个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对于他不懈与命运抗争的伟大战斗精神的敬仰,这无不激起审美主体的崇高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雨果的这两部浪漫主义巅峰之作,之所以如此受人推崇和赞美,与其作者本人深厚的写作功底展现出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外,更与其通过宏大文本叙事和悲剧情节的艺术化构造激起审美主体内心浓重的崇高感密不可分。可以说,作品文本中塑造的让审美主体产生高度共鸣的崇高感是其文学魅力在历史长河中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69.

②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69.

③朗吉弩斯.《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一卷,第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④[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0.

⑤[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0.

⑥[法]雨果.巴黎圣母院[M].李玉民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92-295.

⑦[法]雨果.悲惨世界[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1:1289.

⑧[法]雨果.悲惨世界[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1:1402.

参考文献:

[1]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法]雨果.巴黎圣母院[M].李玉民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法]雨果.悲惨世界[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1.

[5][英]鲍桑葵.美学史[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6]陶功定.美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

[7]曾永成,董志强.美学原理教程[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1993.

[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2018.

[9]肖逸晨.巴黎圣母院中的审美哲学:让丑变得美起来[J].艺术品鉴.2018(09):60-62.

[10]刘艳萍.论《巴黎圣母院》的悲剧性[J].孝感学院学报.2008(05):47-52.